



农历年午年到了。丙午,马年。也是因为马年,我的目光落在书橱一本书的书脊:《旋转木马鏖战记》。村上春树的短篇集,二十年前翻译的。

说起来,除了旋转木马,马已经远离了我们。骑兵没有了,战马没有了,那些马们成就了多少波澜壮阔的鏖战——“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金戈铁马曾是多少报国男儿的名梦。铁马就是彼时最尖端的坦克,摧枯拉朽,所向无敌。马也曾是农耕的主力。而今,马车马犁没有了。人们不再用着红缨鞭赶马车送公粮,不再扶着马犁在田野上翻动希望的波浪。田间地头,村里村外,往来穿梭的是“三蹦子”“电驴子”“蚂蚱”“老头乐”……

如此这般,放眼城乡,马只剩下了木马,旋转木马。但,那是马吗?不会昂首长嘶,不会蹄踏飞燕,不会日行千里。那不是马吗?其形其体,惟妙惟肖,不是马是什么呢?喏,上下起伏,转圈忽悠,跑得脚不沾地。书的新版封面就是这样子的,就在我眼前。

《旋转木马鏖战记》这本书,其实并没有具体描写木马,木马仅仅是个隐喻。这点开篇就已交代:

我们固然拥有可以将我们自身嵌入其中的我们的人生这一运行系统,但这一系统同时也规定了运行自身。这同旋转木马极其相似,无非以同一速度在同一地方兜圈子而已。哪里也到不了,既下不来也换不成。谁也超不过谁,谁也不被谁超过。然而我们又在这旋转木马上针对假设的敌手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鏖战。

够饶舌的了,明显是深受希腊古典哲学浸润的都市作家的表达方式,换成我这个乡下出身的教书匠的语言,两个字:徒劳。

然而随之铺排的几个短篇的主题又不尽然。例如《背带短裤》中的主人公“母亲”。这位“母亲”以家庭为重,宠爱女儿,迁就丈夫,哪怕对丈夫“男女关系不检点”也没认真计较。这意味着,“母亲”被嵌入婚姻生活和贤妻良母这一运行系统之中。变化出现在“母亲”去德国

我们相约去松江浦南吃柴爿菜饭。这菜饭可不一样。要用到鲜肉丁、咸肉丁、香肠块、青菜,佐料有菜油、酱油等,再用柴爿旺火烧。大馒头饭香,就是因为火旺。这儿的菜饭特色还在于,这是刚刚收割的早粳新品。松江大米千百年来一直名闻天下,近年来在全国评比中一直位列榜首,是松江浦南的地理标志特产。这菜,现割现洗;这肉,早晨刚杀。所以,这顿饭令人十分期待也是必然的了。

再说了,这里是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没有工业污染。所以,来这里透透空气润润心肺,品香茗解劳,可以尽情享受慢生活。

大家一边吃着香气浓浓的菜饭,一边不断赞美着软糯的口感,还抢着吃饭。好多人闻着香味在没起锅前就要求再添点柴,要求带有焦味,这饭灶的香、脆是美味食品中无可媲美的,品味之时,这飘荡的香味,足可引诱左邻右舍。



马年,《旋转木马鏖战记》

林少华

旅行途中:忽然决定离婚。决定离婚的关键因素是背带短裤。“母亲”为给丈夫买背带短裤作礼物进了一家短裤专卖店。一个同她丈夫体形一模一样的男士试穿短裤,店员“到处拉来按去”。看着看着,“母亲”觉得自己心中以前模糊糊糊的情感逐渐变得明晰起来,当即决定和丈夫离婚。在她眼中,背带短裤即是自己的生体,而“到处拉来按去”的店员好比自己的丈夫——丈夫对妻子一再微调以使之适合男性中心社会。

离婚,意味着“母亲”从旋转木马上下来了——即使骑的是旋转木马,也并非永远“既下不来也换不成”,有时候也还是可以下来换乘并非木马的马到达某个地方的,只要怀有相应的意志。用村上序言中的话说:“诚然,人生的某一部分或许受制于命运,或许命运如斑斑驳驳的阴影染暗我们的人生地表。纵使如此,如果其中仍有意志存在——仍有足以跑二十公里和游三十公里的顽强意志存在的话,我想大多数风波都可以用临时爬梯来解决。”

不过我怕是很难从旋转木马背上下来了,而且可能正在进行一场“鏖战”。也巧,书中《游泳池畔》男主人公也在进行一场鏖战:作为事业成功者的他决定把三十五岁生日这天作为人生转折点,决心像游泳一样全速游完七十年。生日第二天他以出生时的形象站在大镜前依序查看自己的身体,结果意识到“我正在变老”——他骑在旋转木马上与时间这个假想敌展开鏖战。我呢,比他老得多。对于我,时间已不再是假想敌,也就更加对书中的想法感同身受:“再怎么挣扎,人也是无法抗拒衰老的。和虫牙是一回事。努力可以推迟其恶化,问题是再怎么推迟,衰老也还是得带走它应带走的部分。”但与此同时,也必有它带不走的部分,这部分即鏖战的意义所在。

不说这个了。最后请允许我用日前应家乡电视台之邀说的马年拜年话祝福各位读者朋友:立春已过,很快就是人欢马跃万象更新的春节。祝大家或一马当先势不可挡,或一骑绝尘遥遥领先,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或小马过河奔向远山!相信马年一定出现万马奔腾的磅礴景观,人人马到成功,人人快马加鞭!

柴爿菜饭

日月光

吃着菜饭,耳朵里传来茅善玉软糯的沪语歌:“江南人,留客不用话,自有那小雨悄悄地下……”感到十分温馨。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吃到肉丁的香味,就都会说起自己的66岁,按习俗,女儿或儿媳要动手烧66块肉给长辈。有的女儿手

巧,切得只有半碗多,烧得又入味,老人一顿就喜滋滋地吃完了;有的儿媳不会做家务,切得稍大,又不会煎,只得炖,老人一次吃不完,就分两次吃,心里也不开心得很。也有回忆那艰难困苦年代的,说那时吃菜饭,不是为了美味,只是因为粮食不够,而放些菜皮一起煮罢了,煮得稀了还成了菜粥。最后大家异口同声说:我们今天吃的菜饭与那时的菜饭比,真是天壤之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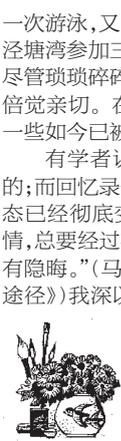
说来说话长,她的爱好居然是看连环画。她说当年要不是有连环画安慰她,她恐怕连小学也不会毕业。她卖过数不清的商品,唯独没卖过连环画。现在没连环画了,只能是做旧的连环画。原意是要开连环画收藏馆,被一帮狐朋狗友劝住,装什么装?你又没文化,装什么文化?干脆就是收连环画,卖连环画,搞专业的,说不定,你就成卖中国连环画小人书的第一人了。

薛小八是个一路奋斗过来的女强人,一听有希望能当上龙头老大,当即就眉开眼笑了,当然也就听从这个意见。她的歪理学说是,做什么才是她真正的养生之道,缺什么补什么。

小八蜡子书店就在原来的花店里开张了,她几乎没什么变动,把那些成千上万册的连环画就放在花架上、花托上、花盘上……倒也不失为一道道风景。薛小八把靠着望湖的里间和阳台

日记和书信,岁月留痕

楼耀福



1963年3月10日,我开始写日记,那是一个星期天,天气阴。我写道:“四年前的某一天,在课堂上,小学老师袁世存向我们介绍日记的意义和作用,要我们很好地记日记。我当时在班里第一个照他说的去做了。可惜两个星期以后就半途而废了。这次一定要坚持。”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我还写了“生活犹如大海”、记录“沸腾的生活”之类的文字勉励自己。那时的日记我一直写到1965年进厂做工,有几本已不知所终,有几本倒是翻箱倒柜时被我发现。阅读一个甲子前的文字记录,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考试结束后与同学相约在浦东泥湾圈张家浜河里的一次游泳,又比如冒雨在东昌电影院看一次电影,去吴泾塘湾参加三秋下乡劳动,暑假去一次宁波乡下等等,尽管琐碎碎碎日常平凡,读来却常常忍不住掩嘴而笑,倍觉亲切。在许多寻常小事的记录中,有时也折射出一些如今已被淡忘的大事件。

有学者认为:“与回忆录相比,日记是原始、新鲜的;而回忆录却是事隔多年之后写的,原来的情境与心态已经彻底变化了。所以回忆录对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总要经过有意或无意的筛选,会有侧重、夸大,也会有隐晦。”(马忠文:《阅读日记是培养“历史感”的最好途径》)我深以为然。我撰写的多篇非虚构文字,正是留存的几本当年的日记为我提供了真实的素材和线索。

除了日记,我的文字表达形式还有书信。在电话、电报并不发达的年代,书信是亲人、同学、朋友之间传达信息表达感情的最好方式。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代妈妈给宁波乡下的外公外婆写信,外公外婆从乡下来信也是由我结结巴巴读给妈妈听。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知道书信中的文字含有太多的内容。高中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写信,暑假时同学之间的暂时分离,因为彼此想念,会写信互诉。向报刊投稿,也会向不相识的编辑诉说发表的渴望。写信最多的时候是在我的恋爱期。尽管我和殷慧芬在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但是书信文字可以表达的情意似乎比见面时口头诉说更多,有些带有甜蜜浓情的言辞相见时彼此还有些羞于启齿,在书信的字里行间往往更肆意。我们结婚后把这些情书集合放在一起,有厚厚的几摞。再以后,竟被当年才四五岁的儿子在床底下的纸箱里找到,他不知是何物,用来折叠纸飞机,在阳台上放飞。待我们发现时,及时抢救了还没被他飞走的一部分。

1986年,殷慧芬参加由茹志鹃老师创办的上海作家协会第一期青青年文学创作会,去浙江宁波南溪近一个月,我和她有十多封书信往来,除了探讨她那时正在写的小说之外,她还告诉我那些年刚崭露头角的孙甘露、金宇澄们的一些趣事。彼此诉说较多的是相互牵挂的日常琐事,比如在信中诉苦:“吃的方面不太理想,我在这里受苦了,而且你只有给我五元钱……”我回信说:“我很内疚,你走时,没给你买点吃的,钱又那么少。后悔莫及……苛刻了自己,还要苛刻你,实在是太对不起了……”读着这些字句,恍然重现当年捉襟见肘的拮据日子,不禁扼腕苦笑。

这样的书信文字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至今存有萧乾、鲁彦周、白桦、徐光耀、左沉等前辈作家和王安忆、叶广岑、陈村等同时代文友的书信,弥足珍贵。本世纪初,由于E-mail和微博、微信的迅速发展,书信才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即使如此,王火、邵燕祥等老师仍然喜欢用手写书信,一直延续到2017年。这些难能可贵的书写手迹成为我写《火凤凰》和《局外树》的重要素材。日记和书信,文字的记录,岁月留痕。较之口头表达的语言,它无声,却可以存在更久,更加具备史料价值。

春雨中的小书店

詹政伟

改造成了一个小茶室。大部分时间,小书店并没有什么顾客,但从来不缺人,来的都是来神吹胡聊的人,各方人士都有。

原先花店装潢的现代感与横竖放着的那些泛黄的连环画的沧桑感,相互交错,给人一种混搭,产生无限的滑稽意味。

腰身粗壮的薛小八在店里招待客人喝茶,常常喝着喝着,就把正事给忘了,她的连环画有增无减,一星期也卖不出去几本。江湖上听说小八蜡子书店专收连环画,一下子全国各地的连环画都往这边来了。小八还笑眯眯地和客人吹嘘,我算是家大业大了。

来过的人,都知道小八有钱,但很少听到她聊家里的事。偶尔有人问起,她也巧妙地将话题转移开去。只有知道她底细的人才清楚,小八在感情问题上受过创伤,老公用她的钱跑澳门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后跳海自杀;她自己



书法 卢俊

天挺冷的,办公室空调开得足足的,寒意被一点点抽走,一杯热茶,昏昏欲睡。突然,“叮咚”一声,微信响了,打开一看,是我的一个小老乡。“出来吗?一起去山坡晒太阳。这么好的阳光,别辜负了。”这就是她,我的小老乡。她总是这么乐观、直爽,看见点新奇事儿,就喜欢得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连阳光都可以成为她兴奋的导火索。跑出单位大门,耀眼的阳光辅天盖地,真是个好天气。没有她,也许我就缩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忘记阳光的笑脸是怎样的了。

在一个水库边,她停下了车。山坡上没人,野菊自在开着,有点眉飞色舞的样子,像她。她总是这样,把生活中的忧愁看成过眼云烟。当年,她和我说要离婚时,我惊讶地张大着嘴巴,她却是一副嫌我大惊小怪的样子。“合不来,就分开,这样对谁都好。女儿归我,我会好好把她培养成人。”在她嘴里说来,仿佛这是别人的事情。我知道她的性格,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凡事不往心里去,也许争争吵吵的日子已然过去,忧伤已经自己淡化,剩下的就是心平气和过日子。

断断续续地,她也交过几个男友,但一直没有结婚。对别人的异样眼光她不在意,当然也不会有人去细问。她乐得自在,继续在人海中等待着属于自己的缘分。

在水库边坐下,静静的,只有我和她。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一起听着虫鸟的鸣叫,她的手握着我的,温热。“你的手冰凉,肯定缺少锻炼。你要像我一样,每天打球,练瑜伽。”我笑了,她的快乐感染着我。

她的脸没有以前漂亮了,胖了,还有了细纹。我不忍心说出来。想到她一个人孤单带着女儿生活,便有点心酸。然而我知道她是不需要人同情的,如果让她知道你心疼她,非臭你一顿不可。

她在山坡上摘了两朵蓝色的小花,插在发梢上:“怎么样?是不是挺漂亮?”又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水边,低头整理着鬓角,顾影自怜。按她的人生,可能大部分会是灰色的,但她善于把那仅有的一抹光亮经营得有声有色。无论生活怎么变化,她对生活那份单纯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她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优雅的环境,有特色的工艺品,还喜欢美食和朋友。凡是她热爱的,她就用心去经营,哪怕失败了,她也只是躲起来一个人呆几天,心境调整好了,出现在你面前的又是一张灿烂的脸。

“没有什么悲伤是需要收藏的,陷在过去走不出来的人才可悲的,就像这些没名字的小花小草,再过段日子它们肯定会凋零,但春天一到又会给这世界带来新的生机,人生也应该这样吧。”一个貌似普通的女子,实则柔弱中蕴含着坚忍,平静中蕴含着激情。

“你不出来,怎么知道冬日的小山坡这么美?下次,约几个姐妹再出来一起疯啦。”说完她又笑了。

单身十六七年了;女儿定居加拿大后,嫁了一当地人。本来就和小八很生分的她,结婚生子后顿时成了断线的风筝,一年里难得通上几个电话,发上几个视频……

薛小八不想去加拿大和女儿一起生活,她说不要自讨没趣。有人担心小八长期这样,会亏损严重。小八夹夹眼说,开这个店,我就当它是在看病,花的都是药费。

看看连环画,也蛮满足的,毕竟自己也是有过好童年的人。当年看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画皮》,看完后,连晚上睡觉都要开着灯……那才叫惊悚!

很多时候,薛小八就这样大大咧咧地和客人们说,那神情,好像在说别人,一副波澜不惊的从容相。

春天来临之前的寒潮低温,恰恰是植物们为春天的来临作准备的外部环境。

十日谈

为春天存档 责编:殷健灵